

◎百年辉煌

志 愿

叶 梅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中国第一台高能加速器。

何为正负电子对撞机？科学的解释：即是把正电子和负电子分别加速到接近光的速度，使它们具有很高的能量，在磁场的约束下让它们迎头对撞的装置。根据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著名公式E=mc²，正电子和负电子湮没后，会产生其他的新粒子。

著名画家吴作人先生曾用他的画笔对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做出阐释，正负电的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原子分子乃至世界万物；而正负两极的对偶结构，在中国古代哲学里称之为“阴阳”，吴作人就此画了一幅变形太极图《无尽无极》，后来成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标识，同时成为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标识。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成功建造，反映了从一个贫弱的旧中国到新中国、从一个奋发向上的大国到世界强国的艰辛历程。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家们就萌生建造高能加速器的梦想，前后经历了“七下八上”，1984年终于破土动工，1988年成功建成投入使用，很快取得了最新科技成果，世界为之轰动，称之为中国继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之后，所取得的又一伟大成果。中国为人类创造了一把揭开物质微观世界之谜的“金钥匙”。在对撞机的建造中，风云际会，英才辈出，人们忘不了中科院院士张文裕，这位信仰坚定、全心付出的世界著名物理学家。

张文裕的人生经历十分具有传奇色彩，他1910年诞生于福建惠安，从小勤奋好学，少年毕业于泉州培元中学，后又念完燕京大学，考取中英庚款留学生，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留学生的招考颇为严格，除了要通晓国文、英文外，还须“身体强健，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每次招考均面向全国，从无数年轻学子中选拔，最后只录数十人，能够考取实属不易。

张文裕立志报国，在剑桥大学师从著名物理学家E·卢瑟福，在名师指导下不断取得科研成果。但不久得知国内抗战爆发，南京失陷，无数中国同胞惨遭屠杀，张文裕与一群中国同学义愤填膺，当即写信给“管理中庚庚款董事会”，申请提前回国参加抗日。董事长朱家骅回信说，回国可以，但必须完成学业，取得博士学位。张文裕心急如焚，每天眼望着报纸上传过来的消息，日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自己怎能能在书桌旁安心落座？

于是，张文裕又向剑桥大学研究生院提出，鉴于中国的战事，能否让他与一些中国同学提前考试、提前毕业，以便回国报效祖国。导师卢瑟福对他的要求最初很不赞同，但在张文裕一再坚持下，不得不点了头。经过再三努力，校方终于同意了张文裕的请求，让他和一些中国学生提前考试。1938年春天，张文裕提前完成博士学业，急不可待地回到了祖国。

他先后在四川大学、西南联大任教。在昆明的日子里，他讲授的原子核物理课程得到学生的好评。但国民党政府却令人失望，物价飞涨，师生们食不果腹，教学和科研难以进行。张文裕报国无门，举步维艰。1943年美国普林

初夏，旅次闽中，在一个深山坳里，看见一座被野草杂藤簇拥着的破旧木构民居。近前细看，发现二楼朝南的位置，醒目地伸出一个清丽典雅的美人靠。

美人靠是一种下有条凳、旁有靠栏的木制构件，其外形酷似鹤颈，又称鹤颈椅，是能工巧匠们根据人腰伸屈的特点设计的。眼前的这个美人靠，框架不大，只能供两、三人休憩或倚靠；对比园林建筑中安置于楼台亭阁的一长溜美人靠，它倒显得简约又突出。其实，在我国南方，特别是江南一带的传统民居，美人靠的设计并不稀缺，只是，不少人似乎知道它，却未必能叫得出它原来的名字。

据传说，美人靠最早名称为“吴王靠”，乃春秋时吴王夫差专为他宠爱的西施所设。但这仅仅只是传说，史料上并没有关于此类构件起于何时的记载。不过，从传世的有关文物来看，至少在元代，美人靠已相当流行，当时称为“飞来椅”，是中国古老的家具式建筑构件之一。到明代，界画中更难见到它的影子。如画家仇英的名作《汉宫春晓图》中就有两处表现美人靠的画面：一图中，一名宫女将小孩置于美人靠的长凳上，扶着他的腰，而小孩伸手，另一宫女在栏下欲接；另一图，一名宫女坐在美人靠上若有所思、心有所寄。到了清末民初，苏州有个叫姚承祖的名师，



无尽无极 吴作人作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

斯顿大学向他发出邀请，他欣然赴美。在普林斯顿大学帕尔麦实验室（后改名为亨利实验室），张文裕工作了7年，之后他又应邀到了美国普渡大学，指导研究生对宇宙线引起的高能核作用进行研究，并利用高能加速器进行粒子物理以及核物理方面的研究。

正在这时，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了大洋彼岸，身在美国的张文裕欣喜不已，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回国去！可妻子临近分娩，不得远行。而这时，一批朋友正筹建“全美中国科学家协会”，张文裕已取得多项科研成果，且为人宽厚，敢于担当，大家一致推举他为全美中国科学家协会执行主席。

此事马上引起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注意，张文裕不时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询问与纠缠。不少好心的朋友提醒他们夫妇要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是加入美国籍，这样就会少好些麻烦。可张文裕毫不动心，他们说：“要入美国籍，何须到今天？我们生为中国人，回国的信念是不会变的。”

1956年，张文裕夫妇克服重重障碍，带着幼儿回到了祖国。他使出了所学到的十八般武艺，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1958年改称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领导宇宙线研究。经他的提议，在肖健、力一、霍安祥等人共同努力下，云南落雪山宇宙线高山站建了一个大云室组。利用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科学家们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工作，培养了一批宇宙线研究人员，使我国的宇宙线研究在国际上取得了领先地位。直到多年以后，这个大云室组仍然是国际上最大的云室组之一。

这之后，张文裕经历了3件令他终生难忘的事情。一是1957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当年12月受中国科学院委派，前往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就在这次颁奖仪式上，他目睹了杨振宁、李政道从颁奖人的手中接过诺贝尔物理学奖奖章。张文裕抗战时期执教过西南联大，曾在那里就读的杨振宁和李政道都可以算得上是他的学生。两位年轻英俊的华裔物理学家获得满堂彩，世人一片惊叹。张文裕内心充满了自豪，他握住杨振宁、李政道的手，说：“你们为中国人争了光。”

杨振宁说：“文裕师，感谢您当年的教诲。”李政道说：“张先生，我们还

会再见的。”

二是1958年，他作为中国代表，去日内瓦参加第九届国际高能物理大会。那次会上聚集了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他见到了好些从前的导师和同事，眼看着国际高能物理发展的繁荣景象，张文裕内心充满了强烈的冲动，他只想大声呼吁，要加快国内物理发展的步伐。

三是1961年，他接受任务，前往莫斯科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接替王淦昌教授的工作，担任该研究所的中国组长，领导一个联合研究组，负责中国在该所的科研工作。他在杜布纳一直干到最后集体撤出，好几个加速器方案都是在他的领导下进行设计的。

张文裕一直心怀为祖国建造高能加速器的梦想，但从苏联回国后还来不及及施展身手，加速器项目就因多种原因不得不停止了。他日思夜想，如何让加速器的建造得以实现。1972年8月，他挑头与朱洪元、谢家麟、何祚庥等18位科学家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对我国要不要发展高能物理、要不要建造高能加速器、是否现在就造等做了恳切详尽的分析，迫切地表达“近年来国际上高能物理发展的速度减慢，是我们赶上上去的好机会。因此，预先研究要抓就必须快抓，争取时间，反之，如果还像现在这样任其自生自灭，那末几年后一旦国际上高能物理加快了发展速度，我国就更只好哑乎其后。”张文裕在信上第一个签了名。

令人惊喜的是，百忙之中的周恩来总理接到此信后，不到一个月就写来了回信，亲切地称“张文裕同志并转朱光亚同志：文裕同志交来二机部四〇一所一部十八位同志一信，已由郭老、西尧同志处转到。看了很高兴。”总理在信中强调：“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还要把理论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所见可能有误，请你们研究。”

周总理回信由他本人亲笔书写。信中可以看出，总理对科学研究有着深刻的了解把握，对张文裕等人的信读得十分仔细，在信中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科学用词，叫“预制研究”，给了当时各方面不同意见一个互相包容、逐渐深入、达成一致的时段和空间。而前提是：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

总理的回信瞬间传遍了科学院，震动了所有的人，张文裕心中更是充满了激情。1973年2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正式成立，张文裕成为第一任所长，他遵照总理指示，将高能加速器的建造作为研究所主抓项目。但反对的声音也并没有消停，方案之争从一开始就存在，进入研究阶段更是针锋相对。张文裕在钱三强的支持下，主持召开了“高能加速器方案论证会”和“基本粒子理论座谈会”，两个会议一起开，然后分开讨论，在激烈的争论中，张文裕不停奔走呼吁，力主既从中国实际出发，又争取尽快上马。

虽然经受了多次磨难，但张文裕报效祖国的决心反倒日益增强。1978年5月，这位年过六旬的科学家郑重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表达了心中的誓言：“全国科学大会号召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这样的大好形势给了我莫大的鼓舞，愿再一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希望能更好地把余生献给党，为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听从党的调配而竭尽全力。”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递交入党申请，他以始终不变的爱国志愿经受了党的长期考验，终于得到批准，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无论是在担任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位置上，还是从事核物理和宇宙线方面的实验研究，以及推进高能加速器项目的实施，他都如在入党申请书中所写，无不竭尽全力。

1981年12月22日，邓小平在中国科学院关于建造2.2GeV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议报告上作出批示：“这项工程进行到这个程度不宜中断，他们所提方案比较切实可行，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

春风化雨。中国的改革开放带动了科学大踏步前进的步伐。在北京建造一台既适合国情，又能使我国高能物理实验研究进入世界前沿的、束流能量为2.2GeV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即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终于得到批准。1984年10月7日破土动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来到高能所参加奠基典礼。邓小平弯下腰为奠基石培上了第一锹土，他直起腰来，对着周围的人神色坚定地说：“我相信这件事不会错。”

现场一片欢腾。科学家们也培上了一锹锹土，张文裕与李政道、钱三强、卢嘉锡、王淦昌、周培源等人并肩站在一起，他们脸上充满了会心的笑容。张文裕喜悦地对人就说：“我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1988年10月16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宣告建成。中国高能加速器技术一步跨越30年，直接进入20世纪8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中国高能物理的一个新时代终于到来！

1988年10月24日，金秋时节，邓小平来到北京玉泉路。他稳步走进高能所一个大厅，附近就是正在运转的正负电子对撞机，继而他发表了一番讲话，其中有一段名言，至今镌刻在高能物理所的墙上：“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这正是优秀的物理学家张文裕为之奋斗一生的心愿，他和并肩同行的科学家们的梦想正在不断得以实现。



花树芳香，自然与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无疑会让人心胸开阔，倍感舒适。因而在不少乡村，美人靠的沿用也十分广泛。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如今，诸多园林里，那长堤短堤或春柳歌脚亭，半跨湖面，四周排开的美人靠，三三两两坐着南来北往的观光客，一边小憩，一边赏着湖光水色，烟波画船。而江南水乡，小桥流水人家，许多临水的酒家茶肆都在溪河边设置美人靠，好让来往的客人歇脚，体验凌波倒影之趣。不过，美人靠也并非中原建筑所独有，有记载表明，择高山而居的少数民族，他们的各式木楼、竹楼，也大量借鉴和使用这种巧妙的建筑构件。

时光过去，总有一些东西教人怀念，美人靠无疑就是其中的一个。理由很简单：它曾是先人的一个智慧的创造，也是代代居家人引入光线、放开视线、安放心灵的地方。

前几天在网上看见孙道临主演的老电影《家》，不禁想起了我曾经在孙道临访问西班牙时给他担任过8天7夜的“贴身保镖”。虽是2003年的往事，今天想来依旧历历在目。

是年年初，孙道临拍完电影《詹天佑》后，我给孙老师拨通了越洋电话，和他确定采访电影《詹天佑》事宜。我从巴塞罗纳飞往上海前夕，我们西中文化交流协会开会商讨庆祝中西建交30周年的大型文艺活动事宜，我建议邀请孙道临来西班牙参加这个重要活动，大家听后觉得建议可行。会长顺势提出，能把秦怡也请来更好了。

孙老师住在上海淮海路上的武康大楼内，该楼建于上世纪20年代。孙老师站在家门口迎接我，他身着正装，颈脖上戴一条真丝围巾，一派艺术家的风范。孙老师说，刚刚结束重感冒，所以脖子保暖很重要。孙老师举手投足一点没有大明星的架子。

我们马上进入主题谈及电影《詹天佑》的创作过程，孙老师侃侃而谈，从剧本构思到落笔创作，到几易其稿，到内外景拍摄，到后期剪辑等等，孙老师几乎一口气述说完毕。他自己对整部电影的创作十分满意。《詹天佑》公映后社会反响热烈。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孙老师精神饱满，丝毫没有疲倦的表现。我觉得这时提出邀请去西班牙应该是时机，我向孙老师介绍了我在西班牙的工作情况和西班牙的风土人情。孙老师听得很仔细，也时不时地提出问题。他说，西班牙这个神秘的国家对我很有吸引力，那斗牛的美姿，那西班牙舞的舞姿，我只是在电视里见过。

我说，孙老师，今年是中西建交30周年大庆，我们协会有意邀请您和秦怡老师一起来西班牙参加庆祝活动，不知道你们二位能不能赏光？孙老师听后马上问我，定在几月几日庆祝？我说只要孙老师定一个时间，西班牙的时间我们来调整。孙老师说11月份我比较空。

孙老师晚上来电话告诉我，已经与秦怡沟通，她同意接受邀请去西班牙访问。

孙、秦二老师预计在西班牙逗留8天7夜，我分配到的任务是担任孙道临的贴身保镖，必须24小时形影不离，既是安全保镖又是健康卫士，按时提醒他吃药。

11月初的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已经寒风瑟瑟，孙、秦搭乘的班机平稳降落在巴拉哈斯国际机场。翌日晚间，在马德里大运河酒楼，西班牙侨界举行了盛大、隆重的欢迎仪式。最精彩的节目莫过于孙老师的朗诵，我记得他朗诵的是何其芳的诗作《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82岁高龄的孙老师在台上的形象光彩夺目，声音洪亮饱满极富磁性。

晚间我和孙老师住同一个房间。这一夜，孙老师和我聊了很多，几乎是从小聊到大，从大到聊到老。聊到在燕京大学学哲学，又聊到怎么改行学习表演艺术。他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坚持一句话，演员在镜头前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体验结果，但往往入戏太深情感世界很容易错乱。他举例说，我在创作《早春二月》肖涧秋这个角色后，直到停机好久一段时间我还没有从角色中回到自我，还是留在肖涧秋的一招一式中。孙老师笑笑说，入戏太深也有缺陷。还有一个角色就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中匡易山这个人物，那场戏中，日本军官用刀刀压在匡易山的手指上，逼他继续下棋，否则就切断他的手指，此刻的匡易山选择用放棋子的罐子敲打在军刀上切断自己的手指表示抗议和不屈。

孙老师说，这场戏必须要“一条过”，不能反复拍，如演员的情绪不断重复就出不了激情。在大家的努力下这场“切手指”戏完成了“一条过”的拍摄。之后我看样片时对自己的表演也很满意。

翌日，应旅居西班牙的德国演员汉斯·豪森的邀请，我们一行数人前往西班牙南部大省塞维利亚访问。汉斯·豪森之前特意观看了许多孙道临主演的电影，对孙道临的演技很是佩服。到达塞维利亚后，晚上我们被邀请去吃了一幢古堡内做客。在古堡硕大的客厅里我们一行享用了模仿17世纪风格的菜肴，所有工作人员都是17世纪的装束，孙老师说，简直就是拍一部欧洲古装剧啊。

这夜的节目安排异常丰富多彩，汉斯自己也粉墨登场演唱了一首歌剧《卡门》的饮酒歌。

离开西班牙的前一天，西班牙侨界请孙、秦二位大师去塞戈维亚参观著名的引水渠，然后就在水渠下面的饭店用餐。这家餐馆有百年历史，以烤乳猪扬名世界，饭店面积不大，因此天天人满为患。饭店所有的空间都被照片贴满，都是世界名人来此饭店用餐后和老板的合影。

到饭店后，我和店经理说，今天来了两位中国电影界的影帝和影后，一定要请你们老板出场做一个捧盘子仪式。原来这家店有个迎接贵客的特色，就是名人一到店，老板亲自为客人切割乳猪，然后将手中的盘子高高举起，重重摔下，盘子摔得越碎表示欢迎礼仪越隆重。这个捧盘子仪式我事先没有告知孙老师，就是要给他一个惊喜。

半小时后，乳猪香味已经飘出，胖老板何塞·路易斯手推小车，小车上驮着刚出炉的乳猪，路易斯用西语说一段欢迎词，提到中国影帝和影后的到来他非常高兴，接着他在乳猪身上切下三条直线，乳猪被分成六块，切完后就是高潮戏，老板将盘子高举过头顶后重重摔在地上，盘子被撞得粉碎。孙老师看得目瞪口呆，以为老板在生气呢，我马上向他说明了摔盘子的原因，孙老师听后哈哈大笑说，有特色，有特色。

8天的访问行程一转眼就结束，尽管只有8天7夜，但这是我一生难以忘怀的8和7。

孙老师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7个年头，但孙老师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就像在眼前，就像在昨天、在今天。



给孙道临当「贴身保镖」

王 方（西班牙）